

集部

閑居叢稿卷十七

元　蒲道源　撰

書

寄弟德衡書

日者朱曉窗德性温雅精於三命五緯之學挾其術以遊蜀求字爲先容相知處無惜齒牙俾薄有所獲爲資粮扉屨之助云

與郭幹卿郎中書

向於江西憲史廖克讓處話及左右靜而思之怳如隔世繼又獲見餞李推官正甫佳作妥其有涵蓄意非世俗語令人知當為世用者果聞玉堂烏府踐歷清華其克自樹立深所嘆仰都下人至聞稱道賤名過實愧悚愧悚今因杜克欽往求為先容敢布於下執事倘不見斥繼自今嗣音有日矣克欽乃温雅吏事通敏者希一顧未間萬望為時為道自愛

與幹卿侍御書

去歲辱教墨知體履休嘉不勝欣慰即欲奉答緣史氏子說欲親往求書因循直至今春去與備細書未審達否緬維日者寓都自以衰晚不能與英俊角公聚之餘不多出間一再到貴止以賓客送至不得罄所懷聞旌旆西來冀得一二日侍以快平昔之願不意馬首復東悵惘奈何所諭求訪令外祖丘墓史氏前輩皆已今其晚生尚安知此但見少年口人即細詢之茫然莫曉不知當時徐用之所指的在何處令外祖母今葬府東十

五里名百合坡向遣史大夫得一女一子女為長妻岳子於昆仲中第四岳翁媪與史四皆殁已久岳有一女二子女及長子亦殁今惟存次子史四有一子出贅於人史大夫盖五子長不記次寓奉元久不知存亡史三史四史五皆亡史三二子長甚不肖焚葬屍鬻墓田家業蕩盡流落不知所往次子即今寄書者亦不甚賫史四史五子頗肯治生岳之子則為農貧窘公以凱風寒泉之悲莫若少出費託人封殖令外祖母與岳氏史四

等墳同一塋域築垣墻以遮護不致牧豎牛羊之踐履天其或者訪得令外祖葬玉別為措畫畀意如此不知高明以為何如見稱大子為縣特以慰老懷耳顧賜教督為佳秋晚向寒尚冀為時自重

與鄧明仲郎中書

累貢字計已達左右然久不奉来教詢問盛宅亦無書未悉起居何似懸想曷可言此間親舊家居岑寂殊甚思與明仲煮茗劇談把酒一笑定何時耶此外俱不足

道也杜克欽行草此動問漸寒伏異順時保重不宣

與鮑宜卿康恕甫二省郎書

銘復壯迴得審動止佳勝而又踐履清要喜慰何可言今因杜克欽行謹候即辰起居克欽鄉人想二賢必能殊顧不待僕喋喋也秋候漸寒伏異順序珍愛

與鄧直方郎中書

一別十餘歳懸仰何可言聞榮踐亨衢健羨健羨諒惟吉人天相無不履用康裕某為況如昨衰遲非所歎但

學不加益為愧耳杜克欽行謹此奉問起居彼亦藉以介紹與進是荷

與王君貢運使書

去秋承人至下問不勝感慰就審台候起居廸吉某自京師別闊九寒暑矣懸仰可知不意公理河東鹽賦雖未得覿芝宇而音問復通向曾寄上鄙作深愧不工特欲發一笑爾興元府吏王繼祖者為人廉慎可委本路向嘗保明牒呈充運司書吏未曾録用今又再保其人有

父在朝邑年邁言及淚下若得成就非止前步寸進其親相去不遠兩皆得安冒昧及此異公憫而一援引焉

與巨德新郎中書

邇者恭審高軒榮至陝省起居佳勝芳譽洋溢鄉里榮耀但恨道路脩阻不能造賀府吏李敬所回猥蒙下問足見故舊不以貴賤而有間也感感令因府吏楊伯源行謹貢片楮少露卑意不能罄萬一

與劉君傑臺郎書

李潤甫回承訪問審起居清勝為慰僕雖況如昨但見鄉舊間如君傑者能卓然自立清介鯁亮有聞於時亦足增氣此外不足言也前惠王維竹未有報楊伯源行畧敘鄙懷

與張允濟書

別久思可勝言趙摶霄至話及行藏乃知京師帥府去就未判所求鄙序似難擬筆未果奉命僕年少時與吾友日相追逐每語以為世間事無足為者及今賤齒半

百竟無所成百念灰冷世俗紛紛口亦不欲言爾况真為哉何用如此吾友志剛氣鋭百折必東胸中耿耿者常在但不肯同流合汙詭隨苟順坐是少有坎坷雖然益堅益壯在我固宜自勵或俯或仰於時亦當少從吾子以為何如要之亦命也所示篤語溺於相愛不覺過情愧甚愧甚土宜甚闕畧附微禮表故舊意未容面罄向風悵然

與富珠哩子輦憲使書

自都城判袂星紀將周天飛淵淪蹤跡各異仰惟德業充大業副夙期陜服監臨首叨下問不忘契舊感慰何言但僕已及引年衰病無取欽承綸命慙懼莫支出處之間進退維谷力扶往應必遂摳趨先此裁答畧叙卑悃陽春密邇伏冀爲道自重以綏福履大究經濟之學傾祈不能一一旣

與四川趙伯儀參政書

伏惟鈞候起居多福某凡陋不足茵録每蒙相公殊顧

又寵惠嘉墨未有以報但銘刻於心耳未㕘拜間伏兾為國鈞重以綏福祉

與鮑宜卿㢘副書

别久懸仰何言諒惟吉人為善之效履用自然佳勝不待祈祝某托庇閑居自適無勞介意未由良晤伏兾順時珍護餘不及一一悉

與蔡逢原㕘政書

某聞之為治者貴能知要而通變盖綱舉則目可張弦

更則瑟可調然必待智者而後能常人則不知也今陝西以師旅飢荒疾疫之餘聖天子簡賢以寧輯之公是以來參其行省之政救荒之術可謂竭其智而盡其心矣然不過請錢於内府移粟於他郡爾此紓目前之急活垂死之民以止流移之心爾汲汲焉為之猶未暇也尚遑他恤哉某猶以為此則近慮而非遠慮夫近慮不可廢遠慮尤不可忽蓋錢粟有盡久遠之計將如之何關中之災近古罕見疾疫固天之流行而飢饉亦歲

之代有至於人民相食以及其親屬尚可忍聞而忍言哉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信聖人猶不以死廢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獸之無知相食人猶惡之至於食其親屬者則與死而失信獸之相食孰為輕重哉今朝廷以州縣闕官廢事且淹滯者衆遣重臣遷調之此特常事耳某謂遠慮者國家自有關陝以來涵育幾百年生齒之繁夥一旦疾疫飢荒相戕害而食與夫流徙四方者十室而九空矣州郡縣邑荒凉至甚人情

所不樂居若得知稼穡艱難勤於勸課知禮義廉恥明於教化之人勿拘常例增其品秩優其俸禄限以歳月責其功效勸課以足其食教化以淑其心蓋陟其能而黜其不能遠足為治也產於土者然後可以足其食生於心者乃其固有之善秦人文王化之以興二南之仁𧉧氏用之以致斬級之果其善不善由上之人導之何如爾倘不以此言為然則流亡未可遽集民食未可必足俗惡未可復美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夫事未至而言

人以為迂濶待他日不迂濶已不及矣斯言也惟某不識忌諱得以言之惟明公特達足以聞之昌言於朝俾陜重地鞏固而不揺而公亦獲知變通達之美而免常人之譏爾不宣

與蔡逵原叅政第二書

某聞之周有天下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蓋官有可廢有不可廢可廢而不廢則為冗員不可廢而廢則為闕事與元之河渠司乃不可廢者也與元之為郡其地之

廣衍視他大郡不及什之二三所恃者惟渠堰而已渠堰之水興元民之命脉也渠堰在在有之無慮數十然皆不及山河堰之大其澆溉自褒城縣竟於南鄭縣江北之境舊設河渠司以領之其秩五品其任職也專其受責也重故堰之修理無抛棄滲漏之水水之分俵無澆溉不均之田視夫水之多寡以為水額强不得以欺弱富不得以兼貧澆溉之法自下而上間有亢旱之年而無不收之處及朝廷以天下繁冗之官遣使可減者

減之當時議者曾不究其實希合取容例為可罷使者寔不知其利害信意從之自是以来委之有司而有司復差設掌水者率不知水利之人是以政出多門而不一矣法生多獘而莫制矣堰不堅密水拋棄於無用拔盖水門也無人視廵简盖則水以澆田者高下任移自下而上澆漑之法廢强得欺弱富得兼貧以力爭奪數日之間倏忽過時而不及事官府又不為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歲稍值旱惟田近上源之渠者得收下源

遠渠者全不收矣修堰之時下源者一例納木供役而不得水澆溉賦税公田之徵定額則不可免民轉溝壑可知矣其龍河渠司也不過歲省官吏俸給數千緡之費爾然足食足賦税不聞以今賑濟所費校之孰為多乎某竊謂欲復立河渠司朝議非年載間不可定莫若省府權分委屬陜西渠堰官吏奏差等官各一員監視興元渠堰庶使水利均平歲無荒歉之患蓋利於民即利於國也某間不安分而僭越至此者韓子所謂畏天

命而憫人窮也蓋前日不敢言又不可言今則敢言又可言矣惟相公裁之不宣

啓

回姻親王氏啟

伏以談經漢上蔚為儒者之宗分憲河東仰荷明時之寵風猷未逺聲氣敢同茲承亷訪僉事第二子庭訓早承豈𨍏伉儷而某第二女閨儀方習曷稱擇求何期媒妁之往来復遂絲蘿之攀附来儀甚腆愧不成於報章

之子于歸願無忘於永好其於忻幸曷易名言

為宋公亮子納幣王氏啟

伏以桂子生香氣平分於素序黄花有信期密邇於芳辰敢藉成言以宿夙好恭惟姻翁某世德可師家聲如昨愧微蹤之不振蒙高誼之俯從但頑息非東坦之才而長愛乃西軒之裔敢求佳偶亦欲良姻此豈人謀寔由天相絲蘿永附願申固於前盟筐篚雖輕庶用將於誠意幣儀不腆別幅具呈

閑居叢稿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閒居叢稿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謄録監生臣黄煕純

閑居叢稿卷十八

元　蒲道源　撰

序

送洋州馬士達州判詩序

武康於興元為屬郡去府治百里而近其官吏之臧否政事之得失易以聞知比年以来到官者多不以善去故其俗號為許近嵗得人視他郡最勝民皆鼓舞歌詠至其秩滿將代又攀援號訴不忍其去然後知昔之為

非民之罪也長民者之過也節判馬君士逵天姿開爽而清白粹雅又得家庭之訓其在武康也以誠意待同僚而蔑纖芥之隙以卑牧接士類而獲切磋之助以寛恕理民訟而盡哀矜之情及瓜而待士民留之不能相與狀其在官之績諸部使者祈陞陟之一日君趣裝東歸取道於府相過告别出武康郡倅而下暨諸士大夫贈别之什且曰某是行也歸無物以奉家君之悦者縱有亦非所悦得此有以藉手矣僕披翫焉皆稱揚君為

政之美且致其拳拳不忍去我之意於以是知士達之篤於孝而盡於忠也惟其篤於孝也故能舉錯顧義不使微纇少玷辱其身而累於親惟其盡於忠也故能夙夜在公必使善行美譽有諸己而光於親推是道也奚為而不可奚行而不至哉則武康之政又非他日所以稱道君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尚期勉旃

送高彥明經歷序

夫為天下之事常患乎才有餘而量不足才有餘而量

不足不惟其事之無成而所謂才者反為身累矣經歷彦明才氣英發載筆蘭省聲譽藉然總幕漢中爬整絲棼剗除盤錯旬月之間遂以無事然性不苟合上下不能無異同者遂乘間擠以事君引吏為左吏亦懼不克擔荷君慨然當之詰省宰物者亦諒君而不深罪比還人謂君必銜憤肆怨而君與向異同者如未嘗有事遇吏如平昔然後知君非特才過人而量有不可及者上之人方求才屬事則前步之遠不待龜灼然矣諸士夫

以君解組東歸歌詩以贐余謂君在官雖多可書今皆略之特發其所難者以著於贈別首云

賀李唐英桂蘭共芳序并詩

有德者必有後乃理之常也然或丁於氣數之不幸者亦有之伯道竟無兒中郎僅有女至今猶為之太息唐英李君篤信君子也年踰知命而嗣續之重不絕如縷安能無介於懷在朋友間亦為唐英歎一日僕過柏庵明府明府謂僕曰唐英近有喜一乳而子女俱此莫大

之慶也吾黨皆有賀什子亦無惜數語以冠於其首僕謂唐英門左懸弧門右設帨遲暮之歎一旦豁然若困苦之遇神醫飢渴之得美饌則天下之為快豈有以加於此哉夫滄海之珠崑山之玉貴則貴矣其有益而樂於人不若是也闕既以積善之報俾得夫有後之常理則吾所以黽勉於善者又當如何哉他日堂構之託門楣之喜根深葉茂源遠流長實兆基於此矣僕於唐英蓋嘗一面之雅而非深識也亦喜為書之

傳家一線正憂惶陰德天教晩節昌熊虺既同前夕夢桂蘭應共此時芳眼中堂構應無慊意外門楣定有光慶事過来遲是疾他年鴈鴈看成行

贈寫字張童子序并詩

夫兒童七八嵗入小學執筆摹朱始能成字唇吻襟袖皆黑古今天下皆然也老杜有總角草書又神速之句夫總角則十餘嵗草書未必能真楷也惟王獻之七八嵗學書父羲之密從其後掣筆不得知後當以書名然

亦未聞七八歲時遂能大書也近傳關中張氏子七歲能作字徑丈者初未之信適憲府掾燕君美自安西至示歲寒二字徑二尺許乃童子所書也且稱其德性之美僕憮然曰真有是哉展視其書則緊結勁正骨肉相副筆力千鈞類非童子所到不言其人雖以為老於書者可也恨不得親見其磅礴揮洒之狀以快其意雖然字心畫也童子既能盡之於外則必有得於中不幾於生知之性乎茍能以其得於中者讀書求道不以一藝

局則遠大器業吾將有望於童子也若夫一角之獸九
莖之草前史書之以為嘉瑞吾意今日之瑞將在此而
不在彼也君美還求為童子贈姑以是語之
宿世臨池老伯英此生依舊性根靈已能作字倂三絶
試閒行年始七齡觀額題回鷩鬢白法書閱罷歎胸青
倘教二子今猶在慙愧張家小寧馨

洋州宣差餞行序 幷詩

洋為州雖蕞爾之區比年以來守職者往往以黷貨亂

政民羣譁之竟得罷去故洋隨號為難治至元癸巳秋乃聞郡監宣差承古公坐以不及期之任令例當免者閬州之士夫耆宿等狀其行事懇於部使者請留之部使者雖不敢廢格聽其留然實異其得人心之若是條民之辭且薦之洋之士民有來者試詢之咸曰凡治吾州者未始公見也其廉以律已恵以及人修舉廢墜消弭姦慝方安其政未朞而輒去是以不忍夫字我則父母毒我則仇讎吾民初何容心哉余聞之仰而歎曰嗚呼

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不誣矣
於是思一識公而未果十月之晦會於寓館話至曛夕
洞見肺腑覯其胸合義理其通經之士有以服砥礪廉
隅雖立節之夫有弗愧然公出於西陲豪貴之胄宜以
弓矢狗馬為心飲酒炰羔為樂而所為乃能若是豈非
天資之美有大過人者歟今國家惠養元元簡賢登俊
公又從方壯之年往當任使則是行也將見居位日崇
施惠日普宜洋之民有不得專其賜矣

四字廉能與惠慈不繇學問出天資關河昔滯来時限
父老今深去後思雲闕丹心行色動霜臺華衮薦書
馳殷勤試問洋民道絶後光前更有誰

送薛仲章之憲司書吏序并詩

有為己之學有為人之學知義理之當然必欲有得於
己孳孳焉汲汲焉老而不厭者為己之學也惟利禄之是要
必欲求知於人營營焉屑屑焉終亦必亡者為人之學也
夫知為人為己之分則庶乎可與言學矣吾友仲章自

童年即從事於簿書由縣吏陞府修飭勉勵未嘗過敗而辱及其身直諒而克濟以和周慎而不流於冗余既已敬其為人矣始邦之大夫不以僕為不肖以禮延致俾得與為吏者公暇而講授焉仲章於儕輩中年最長予懼其過時而學也不勝扞格之勞未幾衆以事繁劇為解獨仲章從予講問朝夕不懈風雨不替嘗戲之曰凡讀書知義理則與今為吏者所為大不便將若之何君對曰聖人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死之與不便輕

重則有閒矣予服其篤信既而益自廉若果齟齬於時然終不以自悔而㢘其講習焉今郡牧曹侯而下皆賢明始異待之而憲司選補之檄遣至衆咸以為宜君見予以辭去不得卒業為恨予謂之曰夫學以致用也予其尊所聞而行之不為利誘不以勢怵惟義之為歸此正為己之學見於用也第宜勉之仲章再拜曰敢奉以周旋既退書於餞別之章首云

聞道莫恨晚降心良足佳愧予學未至蒙子手重叉青

燈風雨夕澹然對空齋於義云煩講於時乃多乖行藏固有定言議安苟諧春風不相值愧獨守枯荄主人未肯肅詎敢登賓階憲府偶公遝幽光發湮埋既喜又愁別能不介於懷今朝馬首東夢寐與之偕願言自勉勗進德期無涯

送羅壽甫壯上序

凡天下之事成於有志而敗於自畫者多矣是以君子不以事之難易為辭而視吾志何如耳木生於山雖磽

確之甚必達水流於川雖洄曲之多必東以其性專也
矧人為萬物之靈得二氣五行之秀者哉壽甫吾友自
幼而學不為童嬉植志讀書攻苦食淡二十餘年其發
於文辭固已曄然矣嘗被省檄職教南岐子弟從學者
皆彬彬可觀邦之大夫翕然尊敬之其所立固不茍矣
一日慨然謂予曰昔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講業
齊魯與燕趙豪俊遊發胸中之瓌瑋而文益奇蘇頼濵
亦自謂恣觀終南嵩華之高顧黄河之奔流仰瞻天子

宮闕之壯麗與夫當世人材之秀偉而自多焉今我幸生明聖之時四海一家惟意所適欲效昔人之遊觀開廣耳目之見聞廓達胸中之隘陋安能局促塊居此乎余應之曰子將止於游觀耶抑有為而然耶君笑而不答予曰子雖不言其意可知矣夫有可用之才居無可用之地者君子之不幸也無可用之才居有可用之地者君子之所耻也吾子孳孳力學求免夫後日之所耻皇皇遠涉思勝夫今日之不幸可謂有志矣嗚呼中州

無賢士大夫則已如有賢士大夫其必有合焉則吾子之志不患乎不伸矣

送李壽卿之成都路知事序

客有為余言益為西蜀都會土地廣衍民物繁庶其總治之府薄書期會財賦出入使傳之往来獄訟之参決宜乎填委矣必得少年明鋭辨博通濟之士為之僚屬相與議論其是非彌縫其缺失然後可濟不則敗事余應客曰子之所言固然也以余觀之殆末耳未及其本

也凡今天下郡國之事繁冗者豈特益耶其敗闕者又豈特其才之不足耶是固有說矣夫居官者不患乎職業之不修但患吾心之未正心正則本立矣本立則事變之酬酢如權度之於輕重長短焉而又勇以決之謙以出之勤以成之尚何敗事之有或者不求其本而規規於事為之末將見事未立而名已隳利未得而害已隨尚能謀人之是非而補其闕失耶客斂衽曰余論偶不及此也今友人李壽卿遥為賔幕於彼款門告别余

因叙向者與客問答之辭書以為贈夀卿信而敏和而文其往也將不負予言矣

送王同知詩序

夫良醫之診視茍非憒亂之疾不輕投以瞑眩之藥但調和其五臓節適其飲食氣平疾自愈矣良吏之政亦然下無大奸極弊順而撫治不求赫赫之功去後人多見思興元少尹王君君美其人也中統間朝廷以商廉二相重徳雅望命宣撫陜西既開府以經濟辟君為掾

時軍國多務而以謹敏克稱器使自此踐歷仕路三十餘年更嘗世故練達物情有非新進少年比及倅貳此邦安靜為理悃幅無華徐視民瘼而藥之不要奇功不釣浮譽然自士大夫以及閭巷草野之人皆以誠篤愷悌許之其去而見思可知矣既淵將代浩然有歸與𠦑掃之意嘗謂人曰某是行也當歸老於家徜徉太平之日以終餘年予謂君昔為商廉二公所簡拔雖老未及引年而聰明未耗筋力尚强其治人之術愈驗愈精與

老於醫者無異矧今日圖任舊人之際豈無大臣之知君者言而用之吾意其田園歸老之計猶未遂也將行漢中之士率為詩以惜其去屬予序以引之

送張平甫府判序

惟人生於斯世克自樹立不碌碌為鄉里之常人亦難矣又况才氣有餘横翔捷出流光仕版得行其志為時所稱道者蓋鮮矣總判張侯自為吏時已嶄然不羣及聯郎署聲聞愈謞繼而僉判興元總府事愈自廉慎無

少瑕纇其上承下接彌縫其闕和不詭隨正不激切發

機則的中迎刃而節解其才固有餘矣故僚吏亦相與

語曰某事之成也吾張侯實為之某事之弗濟也吾張

侯適不與聞焉其為人信服蓋如此而侯其中退然如

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初未嘗以此自多蓋

侯昔常受知於左山公所至必與名士大夫游其讚詠

稱許積成巨軸平居喜讀書手不釋卷陶染薰炙德性

固宜然也今得代去是必將為時所大用以展其材則

其功業之美又將溥於漢中一方之施而聞望之遐又豈期於一朝之著則前所謂流光仕版為時所稱者葢又不足為侯道也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請出此以為行李之贈

何君寶之孝友詩序

人之大倫有五惟父子兄弟為天屬之親餘以義合宜人之於是必盡其恩愛之實有不待勉强者然世之人往往父子不相得兄弟為仇讐甚則禽犢之不若者何

哉彼皆汩於利欲而不知反其天理而思之也明府何君寶之孝友之性發於天衷純厚質直不事華藻始其尊公鑒世之昆季以利相傾奪者而君之二弟又皆庶出於是俾為老佛之徒冀以杜其患君既長慨然曰吾豈以家資獨利忍同氣之愛陷於滅絕之教歟乃悉召歸為之婚娶均産業為三恣二弟取之餘一以自給嗚呼世固有為人父慮後世之紛爭而為是甚不得已之術者多矣然豈其本心也哉而為人子者能不以利滅

天理使友于之愛得其父之本心如何君者又不知能幾人也今君手足具體塤箎協律天理根乎一原春風徧於九族向其父甚不得已者毫髮無遺恨矣兹非孝友之大者歟凡漢中士夫之知君者嗟嘆不足繼以詠歌集成巨軸余謂何君之出宰百里又當充擴是心施于有政使民於天屬之親皆有以盡其恩愛之實風俗還淳令聞長世此又推己及人之功也敢僣以是書於編端云

孔大使種德亭序并銘

予盍觀夫農之為職乎春耕而播夏苗而耘秋成而穫然後歲功成而無荐飢之患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吁豈獨農也哉凡吾所以自治無不然也夫治心修身闢田疇也孳孳為善播嘉種也懲忿窒慾除稂莠也如是而不止焉則熟而穫矣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蓋言其效也大使孔君彥禮心地坦明性根純粹厚施而薄取富

藝而約居任考工之職積有餘稔雖造作星火而下無一言怨之者語及於君皆曰德人也今其身享安榮子孫詵詵福方臻而未艾詎不信然君築亭於門右為賓客之次未有以名之部使者暢公純甫廉問漢中風裁嚴肅慎於許可熟君為人為榜曰種德嗚呼公之意深矣豈不曰君之先種德深厚而君穫之君益種之於身而俾後之穫之然則後君者其可不視此勉懋若農服田力穡以承於罔既乎鄉之士蒲某見而知之為推原

其意拜手而為之銘曰

百畝之田耘耔不力彼歲之終烏獲而食十圍之木毫芒弗植彼夏之炎奚蔭而息人惟物靈胡不視此反求諸身以種厥美勿棄小善毋要近功本根深厚枝幹豐隆衆人蚩蚩目前是急開落榮悴飄忽呼吸栽者培之理固昭然我作銘詩俾世其傳

王仲平有鄰堂序

夫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吾友王仲平以故止之

奭陋龜於其南而築室焉介於栢庵庖宰道夫少府二君子門墻之間可謂知所擇矣至元甲午冬新居落成栢庵為字其堂曰有鄰蓋取德不孤必有鄰語二君仍歌書以寵之其子進可謂至矣一日仲平攜堂扁二字請發其義予以仲平脫屣簿領教子讀書又能卜居仁里借明月之光資大河之潤是皆可尚因告之曰夫所謂德者行道有得之謂蓋德不孤立以類相從猶居之有鄰也子其務進修於是如葺屋然爰始於基朝斯夕

斯亦既考室丹雘終之既然已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左右鄰里交相輔翼茍悟此理與進德同不厭不棄及其久也則吾之所居處莫非仁宅而出入由行莫非禮門義路矣子其勉之余雖不獲託蹤鄰近于其為我持此文以附庸於二君子大國之作其不以我為蒹葭倚玉則吾亦有望焉耳

送任士行後序

木生於大國之郊其挺正曼碩之材既已為棟為楹矣

而瑣細支離猶能為梲為桷松栢生於蜀山之幽盤踞
高聳負梁棟之姿而不為世用何哉其所處然也漢中
去京師僅半萬里僻處一隅民俗淳厚士生於其間抱
道而閑居懷藝而不售者有矣豈非去天甚遠無大人
顯者為之倡𢾾任生士行鄉曲之俊選也一日叩門来
謁曰某雖不肖切謂人之為學將以有用也今天下理
平偃武修文某欲浮舟荆襄取道梁趙覽江山之雄秀
歷都邑之繁會以自開廣然後壮走京師觀國之光摳

趨當代之偉人以為進退輕重願有以教之且出諸公餞行之什僕讀書塊居跬步不出踰三十稔聞之亦為之神躍徐告之曰予視子之容貌舒舒言語申申充之以學問潤之以文彩年妙志美而堂上雙親猶未耆艾挾有用之術振厲壯游以當工師之矩度時不可失幾不可後孰曰非宜子行矣不然亦將與蜀山之木為伍矣士行拜手曰請書之因為書於餞章之末云

閑居叢稿卷十八

閑居叢稿卷十九

元　蒲道源　撰

序

送任士行從調京師序

夫達而在上窮而在下世固所謂命也然不能盡人事之當然舉而付諸命是猶不耕耔而望穫也其可乎昔子張以干祿為學聖人告之以謹言慎行所以抑其好高慕遠之氣姑使之反諸身以植其本而已至於使滕

雕開仕出疆載質亦未嘗偏廢也士非天授天資警敏
達於時宜讀書請業聲譽甚洽又以今日語言字學闕
輩激昂壮游至於果用是以闕名天府得雋而歸
為廣元郡學闕以悅其親之心以慰其友之望闕
大夫以闕夷闕咸易觀而待可闕　其謙畢謹
愿之意常見闕　人闕以是多之秩滿從調京師闕
曰闕　入京也君嘗以闕鼓闕之氣令闕
有請也余曰吾子向　言行之美詩學之富不階資序

舉步之初猶足得志況今齒命士之列闕 盈科而進陟級而升固其宜也闕然千金之壁大賈所見收合抱之材良工不忍棄子亦曳裾公卿接跡豪俊之武必將有鄭公推轂文舉飛薦其達而在上何待龜而後知耶尚宜自勗俾凡吾之植其本者不怠則後日之見於用者亦無窮矣

送南鄭尹李仲堅序

之士所以名當世而垂無窮闕 乎官秩闕

之崇卑也昔陳仲闕　長元德秀魯山一令而流闕時為公為卿者反有愧焉明府仲堅之尹南鄭廉闕明恕施設措置深得百姓心故其在官之日和氣藹然休徵亦至實有古循吏之風秩滿言還郡侯牧之長游從之舊下逮田里父老牛童馬走稱道咨齎咸惜其去或謂余曰世之得美仕者必積以歲月之考而居官之日善蓄其後闕待選之力干謁求薦然後如志令君不屑為此奈何余曰仲堅平昔讀書則夫所謂求

之有道得之有命者豈不知耶昔衛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今朝廷之上良公卿之多豈無一人如石祁子兆則仲堅前步之遠又豈待蓄力求薦然後如意哉矧余所謂名當世而垂無窮者有不在是也君其勉旃於是大尹山木公及漢中之士咸以詩贈余取邑詆之意以補一章云

我居之晏兮我賦之均明府之去兮其如我民天之雖高兮為聽則畀君之善政兮天奚不知歸轡遙遙孰能留之好音時至慰我懷思

送陳洪道後序

夫以外觀人而不求其內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而遺以滋天下之偽不幸有端章甫而非士服縣婁而實賢者苟不能辨之不幾乎寳燕石而棄荊坑之璞歟陳君洪道內之有者也幼丁多難隸跡道編為老氏學不惑乎

方士之言誦儒者書樂就夫有道而正其趨向之端操守之篤可尚也嘗謂生際太平身無覊累與其塊獨窮居曷若周流四方意行而身隨耳聞而目擊者乎於是今將舟遡荆吴陸走兖豫拜曲阜聖人之居謁亳都太清之境以償其平昔之願吾黨之士榮其行叩清商之音而餞之鏗鍧累幅梅隱翁以師友之厚序冠之首辭旨曲備兹不復贅然猶恐人之視君不求其内例以為黄冠者流也故畢其說

賀趙伯儀總管拜參政詩序

嘗歷考名臣載籍其宰相執政父子繼世而為者有之兄弟同時而命者有之至於父子兄弟俱為者則罕矣非積德累功之厚天未厭其報者其能若是乎竊惟忠愍公以勤勞忠藎受知世祖皇帝擢為執政俾相親王直道不回夷險一節至以身殉上聞震悼天下惜之公五子皆録用參政公為長以德量勝三為名藩皆有政績稱頌及移興元總尹某始克拜識焉端莊魁岸儼然

可畏即之則愷悌樂易如春風和氣中接物治民皆根於此信乎為良二千石也今上即位登庸勲舊擢公中奉大夫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參政公之弟榮祿公再以德望為國柱石由御史中丞拜亞相令領太子詹事其他皆為朝貴清望官一門冠佩之蟬聯棨戟之交映嗚呼盛哉此豈非積德累功之厚天未厭其報者歟公既拜命視諸平昔無錙銖驕溢氣見於顏面蓋其位愈崇而德愈謙寵愈厚而心愈約傳曰文子其中退然如不

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以為賢大夫也余以是知參政公之福禄未艾宜矣吾黨之士可進而賀矣於是乎書

送趙參政之蜀省序

參政趙公寬弘重厚凝然有公輔之量公為興元總尹五朞矣在官一以安静不擾使人樂其生為務不徼近功取赫赫名故初終如一然興元民貧役重公每歎息有不可專革者令天子即位之元年黜陟一新由是公

自嘉議大夫興元尹陞為中奉大夫參知蜀省事凡邦之士君子莫不歡忻踴躍喜公之得柄用而里巷細民亦莫不齎咨戀慕恐公之遽去或以問愚愚謂細民專以懷惠宜其齎咨戀慕如此其士君子非不惜公之去然志其遠者大者異公坐鎮蜀省俾國家無西顧之憂然後闕

簡拔疇咨入調元化比迹皋夔使天下被其澤則興元斯民之利病公向之欲為而不可得者庶乎可為矣斯豈庸人所易識哉公行苟知詩者咸有

所作請題其首因盥手為書之

瓜爾佳時中孝行詩序并詩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人著之為經先王順之為治教由此立俗由此正大哉孝乎堯之時師錫帝舜乃曰克諧以孝自漢以降有孝廉之舉我皇元治教之美比隆唐虞德音屢下未嘗不以旌表孝子順孫為務綱常之道感發興起者不無其人瓜爾佳名時中沔國忠靖公之孫宣慰公之子生於武弁閥閱之家乃能杜門不仕動

循禮法孝養慈闈不離左右滫瀡未嘗有闕親或微恙躬奉湯藥順意承顔曲盡愛敬既久鄉里知之朋友信之衆具其美狀聞於侯牧牧審覈其狀上於省與部宗伯以為合著令下守土者旌表之僉曰韙哉是孝也為人子者克盡其職當朝政者不失其賞補益風化誠非細事或謂公雖以孝行稱未至如潁叔舍肉季路負米剖氷求魚行傭供母之竒節僕曰不然夫處優游無事者其異罕聞當顛沛患難者其節易見人有膏粱紈綺

之資不以濟其欲汩其心者寡矣而君宴然自守不慕乎外使其親無毫髮憂愁不足之意豈易得哉設若不幸而同於古之患難安知其不出是也雖然慎終如始則所當念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異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尚或見之故叙其事以為贈仍繫以詩

八十怡愉鶴髮親子能承順一家春斑衣堂上歡顔舊華屋門前表額新通國此時稱孝行清朝他日訪忠臣我知是舉誠先務薄俗從今復變淳

送洋州達嚕噶齊序并詩

昔周之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其命辭首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蓋人能孝於親然後能忠於君而施於政自兩漢而下猶舉孝廉為郎後世設科取士尚德之舉寖微然民彝終古豈能泯哉我皇元治復淳古德音屢下未嘗不以孝子順孫旌表激勸為務今洋州侯伊蘇岱爾者果能以事親恭順父喪居廬負土成塜孝感致異監司連帥上其事大臣以名

聞天子嗟異詔國史特書旌表起白衣授五品職而勸奬之侯既之洋部感激知遇砥礪廉隅求民瘼而藥之郡以無事嘗出郊勸課相原隰之宜築堰瀦水溉田千餘區昔之蒿萊化為秔稌民倍蓰其獲食用饒足感侯之惠像而祀之碑而頌之又以其餘隙招延儒士擇民之秀者時講肄焉駸駸然古循吏之規模矣豈非移孝為忠之驗歟侯之始至與僕一見如舊識雖相去百里政聲所及如在境内今得代言還摭其實而贈之雖然

侯之所以顯親揚名者固不待僕言矣其慎終如始若
君陳之事業有辭於永世者尚其勉之故序而繫以詩
仁居四德先孝誠百行首為仁本於孝施政亦何有壁
哉洋郡侯至性自天牖事親生盡瘁送死慎無苟哀哀
蓼莪思墳土抔以手淚枯廬畔松孝感格高厚大臣以
名聞帝曰咨汝某方之儔類中此事誠寡偶表閭乃當
然信史垂不朽擢授五品官銜署長太守列官益奮厲
大恩寧忍負養民護萌蘖除弊去稂莠律身公且廉貨

利非所有遺愛徧州氓播頌傳衆口立祠儼生像奉事猶父母一朝得代歸涕下埀白叟六年稔知君顧我敢輕友惟兹秉德心終始願恒久無或瑕玷徵令人議瑱玖

賀爾佳中立副使得子序

源泉之水疏導之則流愈長盤根之木培壅之則枝愈茂理勢然也中立副使爾佳君乃忠靖公之孫宣慰公之子也簪纓世胄閥閱名家而能脱去綺紈膏粱之習

與賢士夫游一日過余言曰某年踰不惑傳嗣未見而祭祀之際顧復子然未嘗不怵於中堂上慈親歲時宴樂輿言及此色為之不怡雖朋友間亦為某慊孟子以無後為不孝詎不信然自恐得罪於造物以致是凡濟人利物之事必汲汲焉為之行路之中有溪出己錢二千緡為橋以濟病涉者兼覆以屋且使得憩焉其亦善之一端也未敢以是為足今天幸相之舉一子息胸中之憂渙然氷釋子以為何如余應之曰夫人之後有無

雖關於氣數然君之祖宗積累如此君又詠之以不怠則予泉木之喻蓋以此也雖然無所為而為善者始勤而終亦固有所為而為善者始勤而終必怠夫已之為者既有作輟之殊天之報者必有厚薄之異君其勉旃俾此心勿替將見後人之蕃衍昌大有不期然而然矣

送録事司鈔宣差序并詩

能吏之政久則民信信則服而百事舉其弗能者久則民翫翫則弛而百事廢與元録事司之長鈔君其為人

聰明而不苛質直而有斷自始至及代歲歷四考紀綱之立如一日或有告不出成案殷積必待其出始能決總治之府所委事視他官為多司事畢舉吏民皆敬愛噫非人之信服於君由君之操為有以信服於人心者如此玆非能吏之政歟令國家用才咸録其長僕因君之行特摭之而表於餞章之首云

太剛則折柔則廢寬猛則云要相濟羡君不學天性能綱紀始終無少替漢城為政十餘年畏愛人心一日然

飛黄騰踏合萬里久縶於此真堪憐君行我亦赴史院分手應難數相見更期勉力效前修他日附書循吏傳

李節使松溪圖詩引

古之名流勝士寓意於一草一木豈偶然而已哉陶翁之喜菊周子之愛蓮子猷之植竹和靖之賦梅蓋以其有隱逸之節君子之德風致之雅標格之高而此數君子者其心術踐履流風餘韻至今猶可想見茂卿李侯質實剛方老成忠厚自為御史日風節凛然聞於四方

及守洋郡得識芝宇予始覲其容貌高古有昂霄聳壑之姿曁聞其持守不渝有歲寒後凋之操今移守鳳州當往来之衝而侯老矣起歸與之嘆以其自號松溪冩為圖以見示横琴於膝坐古松之下環以溪流見之令人塵慮都忘然則侯之有取於松蓋與昔人異世而同符也若夫松風之翛然溪水之泠然寫之以七弦寥寥乎游心於太古之前其一唱三歎之意賞音者尚能為侯賦之

送國子伴讀王時清歸覲序

前二年春僕以代祀嶽瀆謁祭西鎮次隴之汧原其邑長王侯以職來候從容言及其子讀書國學僕以爲秦隴俗尚武而王君乃能若是心甚敬之及還京師有生持詩叩門求見問其姓名復曰王時清知爲王君子也其貌臞然而清其言藹然而和覯其詩警拔可喜自是數與相見往往於其師友間又聞其純謹能文章一日以歸覲告援贈言之例爲請余謂之曰國家自設胄學

以來名卿才大夫多出其中班班可數今則索然未之聞也豈教養之法不逮於前耶將人才之盛衰有時耶抑有其人以未庸而不顯耶皆不可得而知也今上方嚮儒復科舉取士法而二三大臣亦皆仰體將順汲汲焉以求才為務子歸矣省覲之餘無懷土無廢業愈自奮勵厚蓄而時發之上不負朝廷樂育之盛意下以副賢尊期望之本心俾胄學無乏才之誚將必有成矣子其勉旃時清曰唯遂書以為贈行之序云

送喻提㸃西歸詩序

今之為民者六老佛之徒實天下之幸民也葢其為民無賦役之供王者之係恣其所之無不如意然其間往往有超卓通世務者其徒相與推為綱領挾是而游於公卿大夫之間而取重焉提㸃喻君可道其一也君在漢中居老子福地號玉井洞天白雲觀者凡兩職其教適朝廷以二教不必設官例免閑居一日辭余壮游因謂之曰子得非以中原古聖賢之遺跡山川人物之雄

秀京師天子所居宮闕之壯麗衣冠之都會民俗之富
夥車馬之填塞欲游觀歟君曰是固然也然吾則有為
焉昔吾與秋谷秦國公有里閈陪從之舊其先正韓國
忠獻公吾童時所拜事者公捐館不得預弔哭之末今
聞將葵庶得一往會送焉又不意秦國勲烈如此欲觀
其風采氣度視昔何如與為終老之别耳余聆其言美
其意皇慶二年春余以史館召至京師既相見勞問徴
前言皆信且喜所寓密邇時得與話以忘其羇旅之思

延祐改元之三月吿予曰某不佞得秦國公眄睞前掌教宗師錫以法旨紫衣予凡從而登寶殿祝釐者三列長春拜醮者二今宗師復以提㸃之名見寵於吾儕中斯亦足矣將歸吾棲之白雲觀閉户日誦老子奉香火以無忘聖君生生之德余何求焉余謂君真幸民中之尤幸者然其來也能因不失其親其歸也有知止足之戒是可尚也已翰林諸公咸有詩以贈以余為鄉人而知君也俾題其端云

贈目科高敬文詩序

人之有疾幸而得不死不幸而遂至於廢者莫如目蓋疾於四支有所偏廢猶不害於一身之全至於喪明雖良平不能施其知賁育不能致其勇行則倀倀焉坐則兀兀焉相違左右顛仆隨之吁可哀也有能已是疾者是使漫漫長夜之人復青天白日之快覩其為德不既大矣乎高君敬文祖汴人兵後占籍咸寧業醫專目科挾其術游京師病目者輻湊其門日無慮百數君一

一視候究其源委或針或藥咸適厥宜貧不持一錢者亦殫其能善其藥以療之獲十全之功於是名喧都邑公卿貴家邀致極多所酬亦腆君善攝生飲食淡薄葷辛醞醯絕不入口由其能以己之所得者教於人故其所治必愈由其薄於自奉故有餘力以蓄善藥由於急於濟人故勤益至而技益精嗚呼使知讀書以得位則其益於世也為如何哉翰林諸公美㸃其能而且好文也詩以贈之予特為書其治目之功切於人而君之為

醫利於物者冠於篇端云

張祖母楊節婦八十詩序

天之所以畀乎人人之所以全其天二者相須然後可以言福吾於張宅祖母楊氏見之祖母自歸張氏端莊婉順年三十不幸失所天劬勞立家專一教子屹乎頽波之砥柱凛乎歲寒之松柏其節有如此者閱四十年閭里髙其志上其事始得旌表於門至是年八秩矣耳聦目明行忘持杖怡愉雍睦子孫環侍春風生於蘭室

暮景駐於萱庭可謂有壽善康寧之福矣子恭甫博學能文以其兄提舉君早世不忍去母左右終身不仕孫亦知讀書長子壻吉寬甫今為湖南憲使次子壻吳君祥亦佳士門楣之光表裏輝映寬夫之子校書郎希曾類楊氏家庭之實來請曰外祖母初度在邇觴豆之餘無以致殷勤者希曾昔忝翰林從事敢匄諸公篇什以為介壽之獻幸為我序之余謂楊氏向丁艱苦而能淑慎其身以有今日洪範九五福以攸好德列於一惟如

此然後能全其天之所畀者不然雖有壽康亦不足録

諸公賡之以詩則太史公之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

苦者斯亦近之矣

閑居叢稿卷十九

閑居叢稿卷二十

元 蒲道源 撰

序

節婦郭氏詩序

生民以來原於夫婦故易之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詩以關雎為正始人倫之重莫先於此世降俗薄富貴貧賤死生患難夫婦不克終者多矣典籍所載共姜守義敬姜秉禮下逮史傳暨劉向所録所以維持世教者

讀之使人歎息不已洪惟國家激勸節義屢形詔旨俗歸於厚史舘餘暇有以節婦詩卷求題詠者歲不下十數間或厭之然以其係風化所關未嘗不勉應其請今蜀之成都縣曰雙流里人白應元妻郭氏年二十五而夫應元亡一息纔五朞郭氏貞靜以植志劬勞以撫孤家庭肅穆如夫之在也舅姑怡愉忘子之戚也强暴莫能奪其操巧諷莫能易其心始終不渝皎若玉雪舅姑各八秩以天年終葬祭如禮年踰五十族黨信其義鄉

人稱其徳長社者率鄉之父老狀列其行事聞於有司有司上之蜀省得依令式以表焉其孤子申不逺數千里來求門旌之字於今之翰林承旨唯齋劉公且請序其事於予曰某不幸早失所怙今而粗立皆母氏能安其室育養教誨之力也思無以報敢以其閨門踐履之實求當世聞人筆之詩文庶可以光於時垂於後僕竊謂古之貞烈其事固可傳亦幸遇當代名公之作者顧余曷敢當然以其母之節子之孝有助於綱常而不忍

辭也為序於篇端云

送趙君錫赴秦州幕序

余憶兒童時與友人趙君君錫通家往還君錫幼頴悟屬對應聲滿座稱善既而又以詞賦有聲流輩推讓莫敢與角貧雖竒然時方不售年及强仕翰林學士暢公純甫以憲僉莅漢中愛其才拔為府史以年勞被省椽遷德順州幕職延祐二年余自京師以代祀嶽瀆馳馹過家時君亦以秩滿歸漢中相見握手道舊而别今年

春余由國學得告歸不幸丁艱屢見君其老態益新貧
則無異於昔嘗慨史傳中士多不遇於時乃今於君錫
見之君錫齒方壯工文藝時從仕者惟以吏進以是齟
齬今設科取士之法既行則君錫老矣不肯俯首就場
屋與少年者較一日之長其自德順歸閑已數年不復
有仕進意充然無少戚容真無愧古人之不遇者日余
為翰林屬翰長有知君者力欲奏用以去位不果噫非
命歟今復有秦幕之招貧與老會欲不行復不能不行

且徵余言以憂戚辭不可余謂君平日讀書其於贊助州政療已民瘼奚待余言直書其所抱負出處以告夫未知君者慎無以碌碌州從事遇焉斯可矣

雲溪草堂序

古之人無時無處而不學亦何暇居安之求哉然學湏静也苟鄰於闤闠塵囂之間則視蔽而聽壅心煩而慮亂亦無以理其業矣陳君舜叟陝士之翹楚者客游江漢持關中諸老書來訪余愛其容止舒徐辭令温雅及

一再見作而曰某不佞竊有志於學出陜城之西不數
百舉武有田稟水之上構屋以為讀書之所旦暮之變
其氣藹然目之曰雲溪草堂堂之前後左右樹蘭於畹
種梅於崗菊以徑竹以軒取其草木之幽香隱德者而
又瀕溪有觀瀾之石積土為舒嘯之臺研究之隙周行
而登覽焉大河經其北太華中條雄峙環擁其翠可挹
實天施地設之偉觀非敢以自誇詡也請為序引得以
開發焉予謂山水之樂仁智者有以取浴沂之樂言志

者所不及蓋非以事游觀而資佚樂也抑以察夫天理之流行而外物不可移奪也今舜叟雲溪之構動息有處節宣以時於以潛心焉於以放懐焉其視闤闠塵嚚不可與居者則其所學或由是以進益與若夫天理之流行而外物不可移奪者將有得矣於是乎書

義士李徳鄰序引

周禮大司徒以六徳六行六藝教萬民所謂徳者行道有得於巳之謂行則驗諸行事之實而藝又有餘力而

後學者也蓋古之秀民皆出於農必教之以是三物其
成者以賓興之禮薦而用之故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夫德則尚矣藝則居其末故觀人之法于六行尤切
焉謂孝友睦婣任恤乃日用當行之理苟於是而或悖
則有刑以糾之此古昔人材之盛後世所不能及然天
理民彝終不可得而泯者奉元之屬縣曰臨潼鄉曰好
義李姓德鄰其名者乃今見之其為人也亦殆庶乎毋
王氏年踰八秩甘旨滫瀡之養定省溫凊之節無少廢

鈌其終也廬墓毀瘠哀戚稱其服宗族鄉黨目以孝弟人無間言歲饑散所蓄粟麥千二百斛折貸券二千五百餘緡周恤之多有不可計里人上其事有司覈其實旌門曰義士既又創驪山書院為屋若干楹延師以誨凡弟子之從學者割田二頃給其廩餼由是觀之所謂六行者頗不彰彰明甚矣乎今詔條設取士之科以行實為首則君為無愧矣惜猶拘於時文之末習弗得登仕版以展其藴推其有諸已者以及於人然天與我之

良貴又豈以用舍為輕重哉余於君蓋未嘗識奉元周君文振以府史調興元見余極口稱道君之善句序引欲求當世諸公之作賛詠其美越二歲徵其言信始克為之且以明夫古之士出於農而必考其實行云

題牛參政秋日桃花詩序

物有反常而當論其妖祥者有不必論其妖祥者蓋視其多寡輕重之差耳如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聖人筆之於春秋是論其妖祥者及夫一物之少異不必論耳今

參政牛公所賦秋日桃花是也夫桃之為物其始華見
紀於中春之候其色夭夭其葉蓁蓁其實蕡然見詠於
詩人之辭此其常也若乃嚴霜肅殺之秋或一二見於
搖落之株其造物機緘呈露發泄雖不可詰猶老人之
兒齒復生烏可人人而求之哉觀其如降謫之仙姝流
離之姬妾使人疑似於武林之遊彷彿乎天台之遇政
可供樽爼間一笑云耳盖公於寓舍得此遊戲翰墨於
詩其清新艷麗正如昔人論宋廣平鐵石肝腸而吐婉

媚之詞者命余序之余謂天下之事有正有權又非特若此一草一木而已顧處之何如耳并以此書於篇端

農桑輯要序

虞書六府一乃穀洪範八政首曰食盖生民以為天有國之所先務不可一日而後也宣尼語冉有以富之而教言上之人使人勤力田畝是以仰事俯育無至饑寒然後暇治禮義風化可行由此觀之誠乃王道之始三代之盛曷嘗不以養民為致治之本與皇元建極神聖

相承一以仁覆天下聖上欽明無逸尤知稼穡之艱以農桑委大司農丁寧勉飭猶恐行之未至爰命宰執擇能吏楷正農書溥覃率土教以種養之方期於家給人足與堯舜命后稷以播植其揆一也主者須於郡縣城固達嚕噶齊赫嚕公時領農事謂同署曰此聖天子惠養元元之善政天日煥然使民家有是書則耕者盡地利蠶者富繭絲不待春秋廵督而勸課之効已具於目前矣豈非事簡而功著者乎縣尹康公簿尉文賓二宰

共成其志資以俸金鳩工鏤梓不踰月而告畢僕忝間
議論之餘輙序於後作敉之良有司皆以誕敷帝徳左
右斯民為念則於萬世太平之治未為無小補云

薛景仲梅坡詩序

夫大鈞之播物貴而為人微而草木其間美惡未始有
異也故屈子之蘭周子之蓮皆以比君子良有以哉薛
君景仲世本儒素隱老子法中天師留國公甚愛重之
書梅坡二大字嘉寵其號葢梅之為物儕蘭蓮之氣味

友松柏之歲寒西湖之詩以咀其華商巖之羮以取其實疎影暗香之妙語有非凡草木之所可承當者今景仲清標凛若道氣藹然留國贈之非溢美景仲受之無慙徳當其風月之夕霜雪之辰曳杖梅坡集古人咏梅之作擇其尤者譜其聲而歌之其於神仙何遠之有景仲以為如何梅坡手軸諸士夫多係以詩且求予文俾題其首

送學正王秉彛詩序

歐陽公謂胡先生門人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識者以為知言而程子亦云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夫胡先生之誨人固為有法而為其弟子者亦可謂善學矣矩庵先生教授關中士夫翕然從之其名德雅望著於朝端播於當世而愈自謙抑退然如不勝衣見之者無不心服與元儒學正王君秉彛佐學職於玆三年矣恭恪巽順形於辭色始終如一詩所謂温温恭人惟德之

基者余因以與其為人及詢之乃出矩庵之門信矩庵之教無愧於胡先生而秉彝亦有肖於胡之門人也雖然余猶有望焉夫秉彝之發於門者既已如此而存諸中者余固不敢以蠡測蓋學之為道必表裏交修本末備舉不可偏廢則願以歐程之言合而觀之若夫循循雅飭不問可知者秉彝之所已能學問思辨以為稽古之實舉而措之愛民從政使如有源之泉有根之木流長而葉茂則庶乎得矩庵之全體矣泰定丙寅七月初

吉告予有奉元之行求以言贈書此遺之以待他日之徵也遂以為餞章之序云

送蒙古楊天立序

士之所以得行於天下者惟忠信篤敬而已蓋能盡已之心以實無偽厚而不薄恭而有禮以此接物以此處事何適而不可哉聖門教人亦本於是而已舍此則必為詡詡強笑語沾沾而取容初未必不悦而合也久則真態呈露不復可掩人鄙賤之不齒於正人端士之流

矣天立楊君以國語字學貳其教官於漢中五年於兹無穀禄可守不見其有戚戚容路侯委以事不亟不徐辦集得宜所至無一人怨之形於言貌非忠信篤敬能如是乎其遠大器業從可卜矣一日辭歸以贈言例為請僕謂如君所操守尚何以言為然不欲虛其請姑以其所能者為贈願益加勉焉又以告夫未識君者試以斯言驗之然後知余之不妄許云

送總尹王信夫東歸序并詩

古之循吏至今首龔黄及觀其傳初不求赫赫名但民便安其政而已輿元總尹王君信夫下車之始首來訪余言發軔於國子生以余甞為國子博士雖前後不相值執禮如師生久而觀其為人不立崖岸不設城府一於誠而無他其治民也如良醫之療貧子之疾惟審諦其脉證弗衒鬻其藥劑疾已無所求可謂古之純篤君子今之循良之吏者歟同僚有掣肘齟齬侯不與校旁人視若不滿意侯曰我若爭胥吏必受困但和以濟吾

事可也歲旱侯視堰水湍駛不能措手乃相傍地開渠以殺其怒有一役者於土空避役適土崩不救遂藉此欲揺動侯卒無所得至今修堰因所開故道以成功他類此不可枚舉及各終更彼則氣焰銷鑠手足呈露或遵指斥隱忍不敢喘侯則澹然如平日百姓皆曰吾之父母也其古之龔黄亞匹歟余素不喜溢美諛辭必試而後稱今稱也不於侯其誰歸遂詩而序之

下車首相訪執禮甚卑謙布政國恩渥持身家法嚴細

民歌愷悌黙吏服清㢘掣肘雖遭忌公心不避嫌方安千里寄已作四年淹舟送歸程遠杯兼別恨添交遊分去住踪跡異飛潛矯首天南北書來慰我瞻

題憲使李行簡樂閒堂詩卷後序并詩

憲使李公行簡與余有鄉曲之雅故余知公為深始公起身即踐清要繼為侯牧理財賦其善政良莫無愧古人逮陞憲使則能鎮靜南服未及引年一旦謝仕而歸杜門却掃以蜀為樂土遂定居為終焉計去城一舍而

近買田營墅游息其間自號樂閒天歷戊辰遭時弗靖蜀帥張兵威脅衆令附已凡浮沉宦海者多為詿誤獨公澹然與世相忘已久無纖毫染汙此真樂閒之驗也公又有佳子弟養志之餘蒔花植竹築亭引流以廣其樂閒之趣則斯樂斯閒天實相之公得專之交舊又信而紀述之以成巨軸命其子不遠千里寄示意欲尋樂閒之盟於我可無言以與君同好也哉獨恨未得陪杖屨以涉樂閒之境姑賦其中所有四詠以供杯酒間掀

舞一笑云

九折流杯池

九折我流觴九折彼叱馭勞佚雖不同亦各有天趣清真王會稽命客賦詩句不如醉忘歸天下何思慮

翠香亭

幽塘首夏時田田疊新翠不用薰水沉清香自入鼻高

辭鵁鶄鷺行來看鼉魚戲雖知子非我其樂初無異

晚香亭

霜風正搖落金質緑為裳繞籬三嗅之掇英泛我觴主人與此花歲晚節愈昌陶翁已千載尚友不相望

曲肱亭

聖師樂何事富貴浮雲同君今解組歸寤寐思所從恍然若有得卧聽竹牕風狗苟蠅營者知誰是夢中

題輿元路長桑嘉依家蔵樵枯子所畫羅漢卷

浮屠氏之阿羅漢葢學佛而未者故其降龍伏虎浮杯擲錫入定觀想積精之至皆得佛之粗猶孔門之有七

十子余寓京時於秘省得觀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相詭異殊甚今興元路侯牧之長宣差公事佛甚謹僧樵枯子遂作手卷以獻之雖非貫休比亦得其彷彿公俾余題其左予於浮屠書罕讀不盡究其說為下一轉語曰過去未來非我知開卷觀之即見在主人彈指起敬心便是應真無挂礙既題復歸於公使葴之

李録事祈雨有感詩序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人鮮能之

興元録事叅軍李從仕涖職於兹其應變提給承奉委曲皆所長至於不督責而政行不詰言而民信拙於表襮守其慤實盖質之近乎誠者然也元統乙亥夏五月旱氣藴隆吁嗟求者未臻感應豐凶之决近在旬日君聞南山之陽幾及絶頂有靈泉焉於是齋素囚首徒步陟其所而懇於神乞升勺水貯於罌迎歸城中安置道宇寢食不復歸夙夜為百姓請命精誠之至翼日雨至始則霡霂既而滂沛越三日遠邇饒洽稻之秧者可插

禾之槁者復興種之播者悉出土之堉者可耕化饑饉成飽飫改愁嘆為歡娛上分侯牧之憂下慰黎元之望四民鼓舞美君之功雖充滿勃欝於心不能形容發揚於口假能詩之士以贊君之萬一仍請予為序引余謂至誠可以通神明貫金石全體於誠者固不得而見至於一事之誠而能動者茍非君之篤實其孰能之可不謂誠乎衆曰然遂以此序書於篇端云

洋州太守周子仁送行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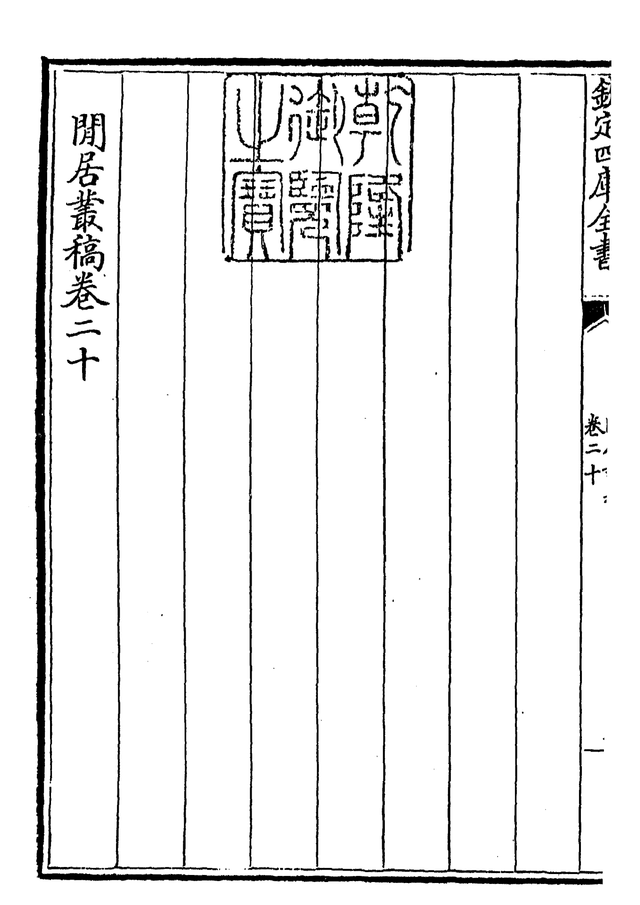
日余伏田里教誨童稚雖無干仕禄意然天下凡名公鉅儒必問其家世及行已大方與所著述文章於人於是知金源末庭試為首冠王公百一者我世祖隆盛時寘諸翰林為學士承旨鴻文大冊多出其手厥後其子字子維者亦繼直禁林父子輝光焜耀相照余以皇慶癸丑忝被驛召為翰林末屬去公時已二十餘年得觀所謂視草者於是公父子聯珠合璧之文皆在焉得寓於目所恨不獲望見眉宇侍執几杖延祐庚申余以母

老得告歸繼丁重哀閒居十餘年不復出一旦於輿元
總尹王君信夫座間始見武康守周君子仁觀其言動
容止有故家流風餘韵心竊異之未暇詢焉君他日詣
府計事執禮來訪酒一再行遂傾底蘊道宿昔然後知
王公承旨乃其先世之姻婭子維則周出也自洋之士
夫來訪者語及君咸曰君非獨此而其守身清慎撫民
愷悌天性使然余益歎服焉屢會情愈密忽告曰其瓜
期已迫將歸矣可無言以相贈歸裝雖輕倘獲不啻爲

九鼎大吕之重矣盖余自識君所與談絶無塵俗利欲語非論京師衣冠之世族即商確文章行實之源委或繼以憂民困窮而自歎其莫之能恤也嘗謂若人譬猶太廟之琴瑟雖不作而拂拭其弦徽亦可以適人意如三代之鼎彛雖不用而辨别其欵識猶可以慰人心君之歸併挈以往寧不使人惜之而悵然於懐耶諸士夫咸有奉餞之作既成以余宜題其首

秋江競渡詩序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雲濤際天望而可駭於斯時也非決性命而饕聲利者孰肯寄身於一葉之危以僥倖於萬一哉庸詎知不有超世獨立之士憫笑於其旁耶今觀秋江競渡橫幅雖畫師所作意未必出此然感於予心者不能自已河東陳君某喜讀書恬於勢利以貧而仕老為興元總幕職不汲汲求進蓋非競渡輩之伍以此卷求題評謾書數語以歸當公餘無事明窻淨几披翫紬繹想亦有所合於其心也夫



閒居叢稿卷二十